

古龍

古龍武俠小說精品集

白玉老虎



著

古龍

古龍武俠小說精品集

白玉老虎

下

(台灣)古龍 著

粤新登 05 号

责任编辑：虞 苇
封面设计：石 华

白玉老虎

[台湾] 古 龙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6 插页 620,000 字

1994 年 5 月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60-1747-2/1·1540

定价：(上、中、下) 42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黄道吉日	(1)
第二章	凶手	(44)
第三章	赌	(114)
第四章	活埋	(166)
第五章	辣椒巷	(253)
第六章	步步杀机	(347)
第七章	虎山行	(444)
第八章	虎穴	(541)
第九章	虎子	(660)

第八章 虎 穴

人 蜀

1

四月十九，阴雨。

此生合是诗人未？

细雨骑驴入剑门。

无忌不是诗人，也没有陆放翁那种闲逸脱的诗情，但是他也在斜风细雨中，撑着把油纸伞，骑着匹青驴，入了剑门，到了蜀境。

剑门关天下奇险，双翼插天，群峰环立，真的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！

出剑门，沿途古柏夹道，绵延达数十里，替他抬着棺材的脚夫告诉他：“这就是张飞柏，是张三爷亲手种的。”

蜀人最崇拜诸葛武侯，武侯仙去，蜀人都以白巾缠头，直到现在这种习惯还没有改。因为大家都崇拜诸葛，所以张飞也沾了光。

可是无忌怎么会带着口棺材来？

崭新的棺材，上好的楠木，无忌特地用重价请了四个最好的脚夫挑着。

因为这棺材里躺着的是最好的朋友——这个朋友绝不会发疯。

棺材里不但安全舒服，而且不会淋到雨，如果有事要静静思索，也绝不会有人打扰。

无忌也很想躺进棺材去。

虽然他不象司空晓风，既不怕挑粪着棋，也不怕淋雨。但是他有很多事都需要静静去想一想。

——到了唐家之后，应该编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

这个故事不但要能打动唐家的人，而且还要让他们深信不疑。

这已经不是件容易事，动人的故事绝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出来的。

还有白玉老虎，那只司空晓风一定要他亲手交给上官刃的白玉老虎！

——司空晓风为什么要把这只白玉老虎看得这么重要？

司空晓风绝不是个不知轻重的人，绝不会做莫名其妙的事。

——这只白玉老虎中究竟有些什么秘密？

细雨斜风，扑面而来，不知不觉中，剑门关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。

无忌忽然想起了两句凄凉的歌谣。

“一出玉门关。

两眼泪不干。”

这里虽然不是玉门，是剑门，可是一出此关，再想活着回来，也难如登天。

无忌忽然想起了千千。

他不敢想凤娘，他真的不敢。

“相思”已经令人缠绵入骨，黯然销魂，“不敢相思”又是种什么滋味？

多情自古空余恨。

如果你已不能多情，也不敢多情，纵然情深入骨，也只有将那一份额情埋在骨里，让这一份额情烂在骨里，死在骨里。

那又是种什么样的滋味！

无忌忽然抛掉他的油纸伞，让冰冷的雨丝打在他身上。

风雨无情，可是又有几人知道无情的滋味？

他忽然想喝酒。

2

辣酒，好辣的酒。

用辣椒下酒，吃一口鲜辣椒，喝一口辣酒，那才真辣得过瘾。

辣椒红得发亮，额上的汗珠子也红得发亮。

无忌看看也觉得很过瘾，可是等到他自己这么吃的时候，他就发觉这种吃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过瘾了。他已经被辣得连头发都好象要一根根“站”了起来。

这地方每个人都这么喝酒。

这地方除了辣椒之外，好象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下酒。

所以他虽然已经快要被辣得“怒发冲冠”，也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。

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看成一“孬种”。

蜀道难。

蜀境中处处都有山坡，无忌停下来喝酒的地方，也在一个

山坡上，用碗口粗的毛竹，搭起个凉棚，四面一片青翠，凉风阵阵送爽，在酷热的天气里，赶路赶累了，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歇脚，实在很不错。

现在天气虽然还不算热，可是经过这里的人，大多也会停下来，喝碗凉茶辣酒再上路。

道路太崎岖，行路太艰苦，能有机会享受片刻安逸，谁都不愿错过。

人生亦如旅途。

在崎岖艰苦的人生旅途上，又有几人能找到这样的歇脚处？

有时你就算能找到，也没法歇下来，因为你后面有根鞭子在赶着你。

生活的本身就是根鞭子，责任、荣誉、事业、家庭的负担、子女的衣食、未来的保障……都象鞭子般在后面抽着你。

你怎么能歇下来！

无忌一口气喝下了碗里的辣酒，正准备再叫一碗时，就看见两顶“滑竿”上了山坡。

滑竿不是轿子。

滑竿是四川境中一种特有的交通工具，用两根粗毛竹，抬着张竹椅。

人就坐在椅上

不管你这个人有多重，不管路有多难走，抬滑竿的人都一定可以反你抬过去。

因为干这一行的人，不但都有特别的技巧，而且，每一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。

无忌很久以前就已听见有关滑竿的种种传说，却一直不太相信。

现在他相信了。

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前面一顶滑竿的人。

如果他不是亲眼看见，他绝不会相信这么样一个人也能坐滑竿，更不会相信两个骨瘦如柴的竿夫，居然把这个人抬起来。

他很少看见这么胖的人。

这个人不但胖，而且胖得奇蠢无比，不但蠢，而且蠢得俗不可耐。

这个人看起来简直就象是块活动的肥猪肉，穿着打扮却象是个暴发户，好象恨不得把全副家当都带出来，好象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。

他的同伴却是个美男子。

他不是唐玉那种文弱秀气，还带着点娘娘腔的美男子。

他高大英俊，健壮，宽肩，细腰，浓眉，大眼，充满了男性的魅力。

现在两顶滑竿都已经停下来，两个人都已经走进了这凉棚。

胖子喘息着坐下来，伸出一只白白胖胖，戴满了各式各样宝石翠玉戒指的手。

那高大英俊的美少年立刻掏出块雪白的丝巾递过去。

胖子接过丝巾，象小姑娘扑粉一样地擦汗，忽然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最近我一定又瘦了，而且瘦了不少。”

他的同伴立刻点了点头，带着种诚恳而同情的态度说：“你是近又忙又累，吃得又少，怎么会不瘦？”

胖子愁眉苦脸地吧着气，道：“再这么样瘦下去，怎么得了呢？”

他的同伴道：“你一定要想法子多吃一点”

这个建议胖子立就接受了，立刻就要店里的火计想法子去烧两三个蹄膀，四五只肥鸡来。

他只能吃这“一点”，因为，最近他的胃口一直不好。

但是他一定要勉强自己吃一点，因为最近他实在瘦得不象话了。

至于他身上的那一身肥肉，好象根本就不是他的，不但他自己早就忘了，他的同伴更好象根本没有看见。

可惜别人都看见了。

这个人究竟是伴是瘦，这身肥肉究竟是谁的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

大家都忍不住在偷偷地笑。

无忌没有笑。

他并不觉得这种事好笑，他觉得这是个悲剧。

这个美少年自己当然也知道自己说的很可笑。他还是这么样说，只因为他要生活，要这个胖子供给他的生活。

一个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说一些让人听了可笑，自己觉得难受的话，就已经是种悲剧。

这个胖子更可悲。

他要骗的并非别人，而是自己。

一个人到了连自己都要骗自己的时候，当然更是种悲剧。

无忌忽然觉得连酒都已喝不下去。

除了无忌外，居然还有个人没笑。

他没有笑，并不因为他也有无忌这么深的感触，只不过因为他已醉了。

无忌来的时候，他就已伏倒在桌上，桌上就已经有了好几个空酒壶。

他没有戴帽子，露出一头斑斑白发，和一身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。

人在江湖，人已垂老，喝醉了又如何？不喝醉又如何？

无忌忽然又想喝酒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又看见了六个人走上山坡。

六个青衣人，黄草鞋，灰布袜，六顶宽边马连坡大草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
六个人走得都很快，脚步都很轻健，低着头大步走进了这茶棚。

六个人手里都提着个青布包袱，有的包袱很长，有的很短。短的只不过一尺六七，长的却有六七尺，提在他们的手里时，份量看来都很轻，一摆到桌上，却把桌子压得“吱吱”地响。

没有人笑了。

无论谁都看得出，这六个人绝对都是功夫很不错的江湖好汉。

他们提来的这六个包袱，纵然不是杀人的利器，也绝不是好玩的东西。

六个人同路而来，装束打扮都一样，却偏偏不坐在同一张桌上，六个人竟占据了六张桌子，正好将茶棚里每个人的去路都堵死。

只有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的老手，才能在一瞬间就选好这样的位置。

六个人都低着头坐下，一双手还是紧紧抓住已经摆在桌上的包袱。

第一个走进来的人高大，强壮，比大多数人都要高出一个头，带来的包袱也最长。

他抓着包袱的那双手，右手的拇指，食指，中指的指节上，都长着很厚的一层老茧。

第二个走进来的人，又高又瘦，弯腰驼背，仿佛已是个老人。

他带来的包袱最短，抓住包袱的一双手又干又瘦，就如鸟爪。

这两个人无忌好象都见过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的。

他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脸。

他也不想看。

这些人到这里来，好象是存心来找人的麻烦的，不管他们是来打谁的麻烦，无忌都不想管别人的闲事。

想不到那又高又瘦，弯腰驼背的却忽然问道：“外面这口棺材，是哪一位带来的？”

越不想找麻烦的人，麻烦反而越要找他身上来。

无忌吧口气，道：“是我”。

无忌已经想起这个人是谁了。

他虽然还没有见到这个人的脸，却已经听出了他的声音。

——白糖方糕黄松糕，赤豆绿豆小甜糕。

——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，背上背着个绿纱柜子，一个面用苏白唱着，一面走入这片树林中刚辟出的空地。

——然后卖卤菜的，卖酒的，卖湖北豆皮的，卖油炸面窝的，卖山东大馒头的，卖福州春饼，卖岭南鱼蛋粉，卖烧鹅又烧饭的，卖羊肉夹火烧的，卖鱿鱼糖的，卖豆腐脑的，卖北京豆汁的，五花八门，各式各样的小贩，挑着各式各样的担子，从四面八方走了进来。

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，无忌永远都忘不了，这个卖糕的声音，他也记得很清楚。

他也记得萧东楼的话。

——以前他们都是我的旧部，现在却都是生意人了。

这卖糕的人现在做的是做什么生意？为什么会对口棺材发生兴趣？

那高大健壮，右手三根手指上都长着老茧的人，忽然抬起头，盯着无忌。

无忌认出了他。

他的眼睛极亮，眼神极足，因为他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练眼力。

他手指上的老茧又硬又厚，因为他从八九岁时就开始用这三根手指扳弓。

无忌当然认得他，他们见面已不止一次。

金弓银箭，子母双飞，这身長八尺的壮汉，就是黑婆婆的独生子黑铁汉。

——黑婆婆是什么人？

——是个可以用一枝箭射穿十丈外苍蝇眼睛的人。

他手上抓住的那个包袱里面，当然就是他们母子名震江湖的金背铁胎弓和银羽箭。

他居然没有认出无忌来，只不过觉得这个脸上有刀痕的年轻人似曾相识而已，所以试探着问：“我们以前见过？”

无忌道：“没有。”

黑铁汉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不认得。”

黑铁汉道：“很好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黑铁汉道：“他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他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很好。”

听到他们说的这两句“很好”。无忌就知道麻烦已经来了。这六个人带来的无论是哪种麻烦，麻烦都一定不会太小。

无忌看出了这一点，别人也看得出，茶棚里的客人大多数都已在悄悄地结帐，悄悄地溜了，只有那位胃口不好的胖公子还在埋头大吃。

看来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要等吃完了这只鸡才会走。

这种人当然不会多管别人的闲事。

卖糕人忽然站起来，提着包袱，慢慢地走到无忌面前，道：“你好！”

无忌叹了口气道：“直到现在为止，一直都还不错，只可惜现在就好象已经有麻烦了！”

卖糕人笑了笑，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不做糊涂事，就不会有麻烦的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一向很少做糊涂事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很好。”

他放下包袱，又道：“你当然也不认得我！”

无忌道：“不认得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你认不认得，这是什么？”

他用两根手指提着包袱上结一抖，就露出对晶光闪闪，用纯钢打成的奇形外门兵刃，看来有点象鸡爪镰，又不是鸡爪镰。

无忌道：“这是不是淮南鹰爪门的独门兵刃铁鹰爪？”

卖糕人道：“好眼力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的耳朵也很灵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哦！”

无忌道：“我听得出你说话的口音，绝不是淮南一带的人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在淮南门下，学的就不是说话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学的是什么”

卖糕人道：“是杀人！”

他淡淡地接着说道：“只要我能用本门的功夫杀人，不管我

说话是什么口音都无妨。”

无忌道：“有理。”

卖糕人忽然用那双鸟爪般的手拿起了这对鹰爪般的兵刃。

寒光闪动，鹰爪双双飞出，“叮”的一响，无忌面前的酒碗已被钉穿了四个小洞，栏杆上一根毛竿，也被鹰爪硬生生撕裂。酒碗是瓷器，要打碎它并不难，把他钉穿四个小洞却不是件容易事。

毛竹坚韧，要撕裂它也不容易。

何况这种力量完全不同，他的左右双手同时施展，竟能使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来。

无忌叹了口气道：“好功夫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这是不是杀人的功夫？”

无忌道：“是”

卖糕人道：“你想不想看我杀人！”

无忌道：“不想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那么你快走吧！”

无忌道：“你肯让我走？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要的本来就不是你这个人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要的是什么？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要的是你带来的那口棺材。”

疑 云

棺材是无忌自己去买的，上好的柳州楠木，加工加料，精

选特制。

无忌道：“阁下眼光真不错，这口棺材的确是口好棺材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看得出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但无论多好的棺材，也不值得劳动阁下这样的人出手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你说不值得，我却说值得。”

无忌道：“阁下若真的是想要这么样一口棺材，也可以再去叫那棺材店加工赶造一口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要的就是这一口。”

无忌道：“难道这口棺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”

卖糕人道：“那就得看这口棺材里有些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里面只有一个人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一个朋友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是个活朋友，还是个死朋友！”

无忌笑了：“我这个人虽然不能算很讲义气，可是，也不会把活朋友送到棺材里去。”

他说的不是实话，也不能算谎话。

——唐玉还没有死。

——是他亲手把唐玉摆进棺材里面去的。

——唐玉并不是他的朋友。

——但这口棺材的确只有唐玉一个人。

——他亲手盖上棺材，雇好挑夫，亲眼看着挑夫们把棺材抬到这里，的确一点不假。

这卖糕人却好象完全不信，又问道：“你这朋友已死了”

无忌道：“人生百年，总难免一死的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死人还会不会呼吸？”

无忌摇头。

他已经想到了一点漏洞，可是他从未想到别人会看出来。

卖糕人显然已看出来。

他冷笑道：“死人既然已经不会呼吸，你为什么要在棺材上，留两个透气的洞？”

无忌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会有人这么注意一口棺材。”

这是实话。

如果有口棺材摆在那里，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去看一眼的。但却很少有人还会再看第二眼。

女人衣服上如果有个洞，人人都会看得很清楚，但看见棺材上有个洞的人就不多了。

无忌又道：“但是这口棺材的确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的确是我的朋友，不管他是死是活，都是我的朋友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把他装进棺材里去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他有病，而且病得很重。”

卖糕人道：“他患的是不是见不得人的病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想看看他”

卖糕人道：“我只想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？”

无忌道：“如果棺材里真的只有一个人呢”

卖糕人道：“那么我就恭送你们的大驾上路，这里的酒帐也由我付了！”

无忌道：“不管棺材里这个人是谁都一样？”

卖糕人道：“就算你把我老婆藏在棺材里，只要棺材里没有别的，我也一样让你们走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说话算数”

卖糕人道：“淮南门下，从没有食言背信的人。”